

C1樂芭

一切都很乾淨，除了永遠不變的風景，這裡什麼也沒有。

粉色天空把沙灘包的密不通風，像是揭不開的巨大帷幕，而幕後彷彿有著看不見的觀眾，正靜靜的等待舞台上的劇碼上演。眼睛能見之處沒有一點雲存在，只是全然的、沒有明暗之分的純色。細沙鋪滿大地，海岸線筆直延伸沒有盡頭，帶著白沫的潮水不斷拍打上岸，浪花在一陣破碎後又回到海中，什麼都沒被留下。

天空、沙灘和海是明顯的對比，作為背景卻不稱職的吸引人的目光，彷彿這世界才是真正的主角。

「或許我們在天堂？」一身粉色的少女抱著膝坐在沙灘上，視線落在天空與海的交界處，就好像看久了就真的會蹦出東西，如同身旁那位男子的出現。

「如果你說的是真的，那我不該在這裡。」布加拉提說。

「這樣啊。」少女沒打算去反駁。

對了，你可以叫我鈴美。

男子怔怔的看著少女傻笑的臉，以點個頭當作回答。互相打完照面的兩人無話可說，只好隨意發送視線來掩飾不自在。

趁對方沒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時候，布加拉提用餘光大略的打量了一番，他認為警戒一點從來都不是壞事，畢竟才剛到這個奇怪的地方，那名少女的表情卻意外的淡然。

說不定是那個自稱鈴美的人知道些什麼，布加拉提心想。然後他注意到鈴美手掌輕拍地上，用眼神示意自己可以在他身旁坐下。

「反正什麼都做不了，就這樣像個傻子一樣的發呆也不錯。」他用嘴型這麼說。

布加拉提先是看了一會，接著才意識到原來自己是站著的。他委婉拒絕。

其實他並不太有感覺這回事，就連自己有沒有在呼吸也不確定，知道自己是站著的判別方式只是發現視線是由上往下。他心想或許眼前的少女也是一樣，身體發懶，腳像踩不到實地，腦袋也暈呼呼的不太靈光，其他感官完全派不上用場。

「你在這裡多久了？」他試探性的問。

「不知道，也許已經過了很久，又或者是我的幻覺而已。」鈴美偏頭想了一下。

「不過在這裡時間似乎不管用就是了。」

不只是時間，在空間上也是同樣詭異的情況。不管怎麼轉頭看都會面對海，試驗幾次的結果都相同，身邊的那個人也總是在同個方向，自己則呆在原地，腳下也沒移動過的痕跡，剛才的行動只是場錯覺一般。

「感覺真奇怪，就好像被困住了，對吧？」少女無心的用手指在地上挖個洞，在停手後的幾秒洞就消失同時也被遺忘，像是從來沒出現過。

「你之前也在這裡？」

「大概是吧，那你記得嗎？」

「不記得了。」布加拉提誠實回答。

「是自己一個人來的嗎？」

「我不是很確定。」

「那來這裡之前是做什麼的？」

「我不記得……怎麼感覺很多事都被忘了？」他皺起眉頭，覺得事情很不對勁。

鈴美一直都是笑著的，自布加拉提有記憶以來他都維持著差不多的表情，只是此時鈴美的嘴角又上揚到另一個高度。布加拉提不認為現在的情形有辦法笑的出來，他的表情倒是滿臉困惑。

「現在才發現嗎？記憶會逐漸消逝，我們會被一塊塊的分解，這裡就像是靈魂的掩埋場一樣。」

布加拉提往後退了一步，眼神充滿疑惑。

「你是誰？你在說什麼？還有這裡到底是哪？」不能排除是替身攻擊，他心想。

「你冷靜一點。」正當對方擺出一副隨時準備好攻擊的姿態，鈴美緩緩站起身並拍了拍身後。面對這樣本該不安的場景，外表只有十來歲的少女卻異常冷靜。

「真是的，布加拉提也太緊張了。在這麼漂亮的地方要開心一點才對。」他轉身望向部分泛黑的水面，布加拉提也往同樣的方向看去。遙遠的中心似乎有塊顏色與周遭不同。

「你是怎麼知道我的名字的？」布加拉提問，而鈴美也只是笑笑。

「之前亞魯諾特也跟我們在一起，不過它現在消失了。」鈴美的表情有些寂寞。
「下次要專心一點，別被奪走什麼了，布加拉提。」

鈴美的語氣很溫柔，像是長輩一樣的姿態很讓人安心，不知怎麼的也令布加拉提稍微放鬆下來。

「亞魯諾特，那是誰？」布加拉提試著轉移話題，但鈴美表情就像是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就是你剛說的，不記得了？」

「欸？我剛有說什麼嗎？」

布加拉提也跟著愣了半會。

「如果你不是在裝傻的話，那沒事了。」

雖然腳沒感覺但實際上海水已經漲潮，還淹到了腳踝的高度。他們好像站在一片汪洋之中。然後布加拉提想到鈴美和自己隨時都會消失不見，就跟亞魯諾特這個人一樣。

「還不可以放棄喔，你不是還在這裡嗎？」鈴美依舊是微笑的，布加拉提也擠出笑容作為回應。

「我看起來像是會放棄的人嗎？」

「說的也是呢。不過你說的亞魯諾特到底是誰？」鈴美問。

「大概是很重要的人吧。」

「是這樣嗎？」

他們看著遠方的黑影逐漸放大，被洶湧的海水切割成三個部分後分別浮出水面。其中一個是留著綠色短髮，穿著吊帶褲的女性，而另一個則面部朝下，由背影推測大概是位中年男性。

「你們是誰？敵人嗎？」

C2阿式

「你們是那個混蛋神父的同夥嗎？」綠髮的女子雙手擋在前方，來回看著眼前陌生的兩人。

「神父？我不認識什麼神父。」布加拉提蹙眉。

「也或許是忘了。」鈴美撥弄著撲打在小腿上的浪花，「在這裡每時每刻都在遺忘。」

「你們在說什麼奇怪的東西啊！」綠髮女子皺起了臉，隨即大刺刺地揮了揮手，「算了，只要你們不是徐倫的敵人就沒事。」

「徐倫。」鈴美咀嚼著這個名字，「聽起來是你很重要的人。」

「那當然了啊！徐倫是再一次給了我生命的人啊！」綠髮女子理所當然地說著。

「啊，不過，我為什麼會在這裡呢？」她抓了抓自己的頭髮，茫然地看著自己的手，「我又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呢？」

她看著自己水中的倒影。依稀記得自己不是這個樣子的。女子的身形散了開來，黑色的蜉蝣群流竄在暗色的水中。順著水流，蜉蝣圍繞在了水中另一人的身旁，聚合成了古怪的黑色人形。

「啊！天氣！」它推醒了對方，「你看，這裡好多水啊！」

「水……」被稱為天氣的中年男子，緩緩睜開了眼睛，「不行的……要把光碟交給……」

「光碟？你在說什麼啊！」黑色的人形歪了歪頭，撲倒在了水中，「水、水、水，好多水啊！」

「你剛剛叫了我的名字？」天氣扶額，緩慢地打量著四周。

「我有嗎？你是誰啊？」黑色人形愜意地游著泳，不時分散又匯聚。

「這才是我要問你的吧？」天氣蹙眉，「我不記得我見過你。」

「你看，已經開始遺忘了吧。」鈴美低下了頭，注視著逐漸上漲的水面，「這片海不斷地奪走我們的記憶……」

「布加拉提，要專心記住對你來說最重要的事情。不然，會被海吞沒的。」鈴木壓了壓自己的裙子，「我也去告訴他們吧。」

「——那就把重要的事情告訴彼此。」

「什麼？」

布加拉提拉住了鈴木：「既然還沒有要放棄，那就試著去對抗吧。」

「就算舊的回憶會失去，只要一直創造新的記憶，就還是有什麼可以留下。」

鈴木偏了偏頭：「或許我們已經這樣做過了也說不定。只是忘記了。」

「也可能沒有。」布加拉提說，「而且，有新的同伴加入了，不是嗎？」

天氣帶著黑色的人形，往岸邊走來。鈴木笑了，又一次地擔任起了解說者的角色。

「有意思。」岸邊露伴說，「這樣的替身能力也是有的啊。」

這裡是義大利的一間家庭餐廳。會選擇這裡的原因也很簡單，這次的事件涉及了義大利最大黑手黨「熱情」的教父。而要說服黑手黨教父輕易去到別人的地盤上，就算是在國際上擁有偌大勢力的SPW財團也辦不到——不，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才辦不到。

即便是在自家的地盤上，即便SPW財團這一方僅有寥寥數人前來，「熱情」教父的親衛隊們仍毫不放鬆地佔據了餐廳內的其他座位，目不轉睛地盯著這裡。也不奇怪，畢竟「替身」這種無法以常理預測的能力是存在的。光是願意讓他們教父近乎單獨地與這些同樣擁有替身的外人同桌交談，就已經是他們能夠付出的最大信任了。

雖然事前並不知情，不過岸邊露伴此次是以「SPW財團相關人士」的身分，加入了這場會面。到場的並不只有他。除了一位非替身使者的調查員以外，號稱最強替身使者的空条承太郎，還有承太郎的女兒空条徐倫也參與了這次會面。不過最讓岸邊露伴感興趣的還是——

「原來居然有可以收納靈魂的替身能力嗎？本體還是一隻動物？」岸邊露伴捉起了桌上的烏龜，翻來覆去看著。

「岸邊先生，請您對敝黑手黨的二把手，保持最基本的尊敬。」金髮的教父清了清喉嚨。鄰桌的槍手，拿起槍枝，在手上轉了一圈停下，槍口遙遙指向露伴的位置。

空条承太郎按住了露伴的手：「露伴老師，那是我多年不見的朋友。」

烏龜替身空間裡的銀髮靈魂笑著：「喬魯諾、承太郎，別那麼小氣嘛，他第一次看到動物替身使者，一定很好奇的！」

「就是這樣。」露伴洋洋得意地推開了承太郎的手，「你管得太多了。」

承太郎不為所動：「為了維護我朋友的隱私和安全，就算會引起『熱情』的誤會，我也是會適時動用我的替身的。」

「是這樣嗎？」岸邊露伴露出了笑容，笑容的弧度越來越大，大成了一聲狂笑，「哈，但我岸邊露伴最喜歡的就是——」

「吵死人了！」石之自由飛射而出，綑住了露伴的嘴。徐倫的左手散成了線，無視教父親衛隊警戒起來的動作，迅速控制住了局面，「我今天過來，可不是來看你們兩個吵架的！」

岸邊露伴眯起了眼，抬手就也要使出替身。空条承太郎嘆了口氣，壓住帽子，叫出替身，在五秒內拆開了女兒的替身，將漫畫家壓回了座位，然後將漫畫家的手插進了對方的褲子口袋，最後把烏龜放回了金髮教父的面前。時間這才恢復了流動。

見到場面的變換，親衛隊臉色大變，立時叫出了替身。金髮教父抬手，阻止了他們。

「沒事。我相信他們沒有惡意。」喬魯諾·喬巴拿將手疊回了另一隻手上，「不過，你們也差不多該解釋，SPW財團聯絡我們時，所提及的『攻擊記憶的替身使者』是怎麼回事了吧？」

「咳咳，請讓我來說明吧。」SPW財團的調查員擦了擦汗，「不知道您是否發現『原本不存在的記憶』出現在了自己的腦海中，而且有些『本來應該清楚記得的記憶』變得模糊了呢？」

「……亞魯諾特。似乎是對一位粉色頭髮的少女來說，很重要的存在。但我不記得那樣的人，也不記得布加拉提是什麼時候說到過這樣的人——」喬魯諾頓了頓，蹙起眉頭，「不，這根本就不合理。布加拉提沒有理由向我提到這種事情。」

「這就是『原本不存在的記憶』了。」

調查員等著喬魯諾的後文，但喬魯諾沒再接續說下去，沒有說他又是遺忘了什麼本該不會遺忘的事情。調查員點了點頭，掏出了一份文件。

「這是我們的調查報告。有某個擁有『遠距離自動操縱型替身』的替身使者，先後襲擊了岸邊先生、您，還有徐倫小姐三位。」

「第一次是試驗性地使用他新產生變異的替身能力，剛好挑上了在附近取材的岸邊先生。第二次則是對於DIO之子的您抱以期望，因而決定對您做出『試煉』。第三及第四次，則是針對徐倫小姐破壞了DIO殘黨行動，而進行的報復。」

「該替身具體的觸發條件，此處暫且略過不提，麻煩的是被觸發之後的事情。我們已經成功追捕到了替身使者本人，但不幸的是，對方『沒有辦法停下已經觸發的替身能力』。」

「你們確定對方沒有說謊嗎？」喬魯諾蹙眉。

「我們已經透過替身能力確認過了。」調查員回答。

「如果對方死亡的話呢？」

「我們沒有辦法保證，對方的替身能力會因此失去效果。」調查員說，「本體的死亡，也有可能反過來讓這個替身能力變得更加棘手。」

「再說了，我們可是守法的跨國企業。合理限度內的監禁，就已經是極限了。」

喬魯諾笑了笑，沒說什麼。調查員繼續說了下去。

「至於對方的能力，您也大致體會到了。不過，更精確地來說，對方的能力是將受攻擊者，對於某個人的記憶具現化，納入替身空間之中，逐步吞噬。」

「這未免也太迂迴了一些吧？」波魯那雷夫說。

調查員笑了笑：「對於那個人來說，體會重視之人的回憶逐步消失的過程，才是最大的報復。這似乎也和他獲得這份能力的過程有關。不過這不是今天的重點。」

「重點是，那個人的能力其實並不包含『增添原本沒有的記憶』這件事情吧。」喬魯諾說。

「正是如此。」承太郎開口，「這件事情也在那個人的意料之外。具體原因，我們雖然已有初步推測，但還需要你的配合，才能得出結論。」

「被操縱記憶這種事情，真是有過一次就夠了。」徐倫長嘆了口氣，「就不要又是兩人一組的攻擊，然後表面的那個人還不知道背後的那個人的能力。」

「那你們目前的推測是什麼呢？」

「具現化。」承太郎說，「那個人的能力是將記憶『具現化』之後，再逐步吞噬。」

「所以，問題就是，那個替身將記憶『具現化』成了什麼，對吧？」喬魯諾若有所思。

「如果是如實按照我記憶中的布加拉提，重新塑造在那個替身空間之內，那麼他可不會束手就擒。」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事情會發生變數。」承太郎說。

「那麼，你們打算怎麼做呢？」

「替身空間內的事情，我們干擾不到。但是，留存記憶的方法是有的。」

「既然我們的記憶有一部分交換了，那麼交換回來就好了。」岸邊露伴插嘴，「哪怕你一時之間想不出來，哪些記憶並不屬於你，只要透過我的替身，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只是看而已嗎？」

「當然，要把原本屬於你的記憶寫進去，或是把不屬於你的記憶抹掉，也是做得到的。」

「岸邊露伴先生，您覺得我，或是整個『熱情』組織，會允許你向我使用這種替身嗎？」喬魯諾輕輕敲了敲桌子。

「那當然是看你有多在乎那個叫作『布加拉提』的人了。」露伴扯開了笑容，「『熱情』的教父，不會連屏退手下這種事情都做不到吧。」

「而你也不會以為，單單因為有所謂的『最強替身使者』在場，『熱情』就對付不了區區一個漫畫家吧。」

「喂喂喂，這種意氣用事的話，就別說了吧。」波魯那雷夫半身探出了龜背，對空揮著手，「真是的，承太郎你也說句話啊。」

「真是夠了。」承太郎按住了帽子，「不使用替身，僅僅只是將想到的部分寫下來交換，這樣就可以了吧。」

「那麼單薄的東西，怎麼可能可以如實還原記憶。」露伴立刻將矛頭轉向了承太郎，「不只是我和空条徐倫的部分，這位喬巴拿先生想要還原記憶的話——」

「露伴老師。」承太郎直接打斷了他，「我是不會為了你，而和外國黑手黨對上的。」

岸邊露伴陷入了沉默。喬魯諾讓人拿了紙筆過來。SPW財團的調查員，也拿出了自備的紙筆，遞給了露伴和徐倫。露伴沒有接過。

「我知道的。承太郎先生，你能夠做到的事情就只有這樣而已。但是——」露伴抬起了手，「我岸邊露伴偏要向自以為合理的事情說『不』！」

「喬魯諾·喬巴拿，我想要看你的記憶。除了我自己的性命和榮譽以外，我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做出『我不會篡改你的記憶』的擔保。這樣你要開出什麼條件？」

「岸邊先生，這取決於您能夠付出什麼。」喬魯諾偏頭微笑。

「如果我說，我願意無償為你使用一次替身呢？」岸邊露伴說，「在不違反我個人道德的前提下。」

「這可真是狡猾，我怎麼知道你的道德容許範圍呢？」喬魯諾雙手交疊，疊成了塔狀，「就好比說，如果我現在要你向我揭露空条承太郎的弱點，你會做嗎？」

「喂，喬魯諾……BOSS……」波魯那雷夫小聲地喊著。喬魯諾不為所動，雙眼直視著岸邊露伴。

「啊，那種事情不用替身，我也能夠告訴你。」岸邊露伴不以為意地說。

徐倫拍桌瞪了過去：「喂，岸邊露伴，你——」

「家人。」露伴的聲音壓了過去，「空条承太郎的弱點就是他的家人。但這也是他強大的理由。」

「你們義大利黑手黨明白的吧？」露伴直視著喬魯諾的雙眼，「沒有比家人更重要的存在了。」

「正是如此。」喬魯諾頷首，「岸邊先生，我明白您的決心了。」

「不過，您方才提出的交易是『使用替身』吧。這樣可不算數——」

喬魯諾眨眼一笑：「要是我這麼說了，您可要怎麼辦啊。」

「你也還沒答應這份交易呢。」露伴哼了一聲，「我展現了我的誠意，你的呢？」

「我是不可能讓您看我的記憶的。」喬魯諾說，「雖然和布加拉提回憶，對我來說十分重要，但死者得為生者而讓步。」

「是啊，」波魯那雷夫露出了悲傷的笑容，「當年，我好不容易才學到，活著的人比死去的人更重要。但總覺得還是醒悟得太晚。」

承太郎安撫地將手放上了龜殼。波魯那雷夫半透明的手疊了上去。

「等等，」露伴蹙起了眉頭，「徐倫最重視的人是她戰死的同伴就算了，連你被那個替身選上的，也是已經死了的人嗎？」

「我最重視的人，是我媽，好嗎？」徐倫插嘴，「只是要挑『最讓人痛苦』的對象，肯定是挑已經無法再創造新的回憶的對象吧。」

「……這個替身針對的是已經過去的事物。」喬魯諾若有所思，「我知道該怎麼辦了。」

「岸邊先生，雖然無法讓您看我的記憶，但我這邊有個想法，您和徐倫小姐要試試看嗎？」喬魯諾露出了明亮的笑容，那笑容幾乎和「天堂」中的布加拉提如出一轍。

一成不變的「天堂」發生了變化。雖然不知道具體的原因，但他們的心底有個直覺，是他們的「同伴」做了些什麼。

就算遺忘了名字，就算遺忘了面容，但是心底的那份情感、那份羈絆，依然存在。就如同閃耀的星子，就算一時被烏雲遮蔽，也閃亮在無人可見之處。

C3百棘

「先請三位先坐下吧。」

承太郎和徐倫各找了一張沙發椅坐下，唯獨露伴還站在原地。

「等、等一下，你剛剛說什麼？你說你已經想到辦法了？」露伴微露驚恐的神情。

「...同樣的話不要讓我說第二次，麻煩请您先坐下吧。」喬魯諾眼神堅定的說。

「那麼喬魯諾。」徐倫與喬魯諾對上眼「要怎麼做？」

金髮教父雙手交疊撐著下巴開始解釋。

「我的黃金體驗鎮魂曲可以使所有的東西「回歸原點」，所以當他擊中你們的時候，同時也代表著不管你們做了什麼事，一切都會回到最初始的那個時候，那個『時間點』。」

坐在一旁的三位客人都瞬間睜大了雙眼。然而喬魯諾繼續講解下去。

「而那個替身又只會對『過去的事物』發動攻勢，所以……」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假使你的替身對我們發動攻擊，那麼我們就會變成『過去的事物』……」徐倫看向其他人「那麼對方的替身能力也會跟著發動對吧！我們就可以去找布加拉提他們了對吧！」

「正確」露伴從椅子上坐起「可是，我們也要先知道該怎麼破除對方的替身能力吧，不然真的到了那邊也是白搭，而且…」露伴走到喬魯諾面前，一旁槍手立即舉起了手上的手槍並對準了露伴的腦門。

「我們又要怎麼知道您是否在說謊呢？」喬魯諾沉默不語，但在露伴正準備開口接下一句話時，一個強烈的後勁又將他推回他原本坐的那張椅子。

「麻煩安分一點，現在人命關天」承太郎面露難色「而且我們現在也只能先暫且相信喬魯諾的話了，不然也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

「關於我有沒有對你們說謊這件事」喬魯諾起身「判斷的關鍵就是你們認為我對布加拉提的重視程度。」喬魯諾的眼神如陽光一般耀人注視著在座的各位。

布加拉提看向黑色人影以及白色頭髮的男子「你們兩個過來一下」

一男一女滿臉疑惑的靠過來，布加拉提審視了他們一會兒之後，露出了笑容。

「別擔心，他們不是我們的敵人」布加拉提轉向那兩人「你們還記得自己的名字嗎？或是對自己來說很重要的東西？」

「我...好像叫...天氣預報。」

「我有名字嗎？嗯...不確定欸，但是...重要的東西...我知道我很需要水，我喜歡水，然後...」

「還有什麼其他的事嗎？」

「徐倫！」

「徐倫？」

「對，她是一個很溫暖，很有活力的人，而且我想保護她，我覺得那大概就是我的使命吧。」

「我也是，在我的記憶裡...有這個人！」天氣應和道。

「了解，這樣就很足夠了，謝謝你們提供的情報。」布加拉提往前走了幾步隨後看向其他三人「所謂的替身即是精神的化身，假如這個地方是替身所創造出來的空間的話，那麼一定會有他的破綻或是類似核心的東西，又或者是替身使者本人可以隨意進出這個地方，而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找出其破綻或是替身使者並打倒他』。」

「不過布加拉提。」鈴美微皺眉頭「我在這邊的時間比你久得多了，可是我不懂，如果這個地方真的有辦法離開，那麼一定會有哪邊不一樣才對不是嗎？」

確實，這個不知道是不是天堂的地方只有一望無際的海洋，粉色的天空一路延伸到了天際，沒有人看得到盡頭在哪裡，甚至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東西。

布加拉提陷入了沉思，而這時天氣預報舉起了手。

「我在想...如果這是精神力量的反映空間的話，那麼應該就代表著原本的替身主人應該內心就像大海一樣吧。」

「所以我們要從『海洋的弱點』這方面去尋找對吧？天氣你真聰明！」一旁的黑色人影興奮的握起拳頭。

「好！那就開始吧，我們的作戰行動。」布加拉提宣布。

「請先等一下」鈴美舉起手掌叫住了大家「在這裡，記憶會不斷的被吞噬、消失，所以說我們必須時時刻刻向其他人報告自己獲得了什麼訊息，還記得什麼，一旦我們忘記了這些事情，就再也沒辦法想起來我們要『回去原本的世界』這件事了。」

「說得也是...那就分組吧，黑影跟天氣一組，而我呢。」布加拉提把手掌放在胸前「就跟那位粉色頭髮的女生一組，大家分頭行動吧。」

「是的。」

「好！為了那個我想保護的人！」

待天氣那組離開後，鈴美及布加拉提也開始了他們的行動。

「走吧，布加拉提。」

「嗯。」

「不妙.....又開始遺忘了，完全想不起來，那個女生的名字。」布加拉提心想。

「那麼喬魯諾。」徐倫走上前「開始吧，我們也不能再拖了。」

喬魯諾點了點頭，身後出現一個閃耀著金色光芒的人形替身。

「但是，我們全部一起上太危險了。」承太郎說「我跟露伴...就我們兩個到那邊就好。」

「蛤~？你現在是在瞧不起我嗎？」徐倫怒斥。

「不，我也認為我們還不清楚回來的辦法就全部一起到那邊太危險了。」喬魯諾用平靜的口氣跟徐倫解釋「而且就我們的替身而言，的確是露伴先生和承太郎先生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會比較有發揮的空間。」

「是啊，而且他也是妳父親，所以也有保護你的責任吧。」

「.....我...理解了。」雖然心有不甘，但徐倫自己也很清楚現在並不是自己鬧脾氣的時候。

「好，那我就開始了。」語畢黃金體驗鎮魂曲便立刻沖上前攻擊了露伴及承太郎，當然，那個拳頭幾乎沒有殺傷力，但是就在攻擊的瞬間，他們確實感受到了時間和空間的錯亂「唔...承太郎，這是？」露伴對於現在發生在自己身旁的情況感到不可思議「沒什麼，這就是喬魯諾『黃金體驗鎮魂曲』的能力。」兩人所在的場景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消失，然後再轉移到其他他們甚至沒看過的地方，就這樣不知道重複了多少次後，最後停留在一個海灘上。

「我們...到了？」

「看來是這樣沒錯的。」

「那...為什麼呢？為什麼我們一開始要來這裡？」露伴眼睛睜起來好像很認真在回想什麼事，完全不像是在開玩笑的樣子。

「什...什麼？我們是來帶他們回去的啊！」承太郎立刻發覺露伴的不對勁。

「快，我們得趕快找到布加拉提他們。」承太郎一邊催促著露伴一邊奔跑在粉色的沙灘上，同時交出了白金之星用他的遠距視力觀察過每一步他們走過的路上有沒有其他人的身影。

「露伴老師，這個海灘會吞噬我們的記憶，我們現在要去找布加拉提、鈴木以及徐倫的朋友，然後把他們帶回現實。」

「吞噬記憶嗎？我懂了。」露伴甩開了承太郎的手後也叫出了天堂之門。

「那麼，這樣做就可以了吧！」天堂之門向前將承太郎變成了一本書，隨即迅速的在紙面寫上「不會忘記任何事情。」的命令。

「之後如果我又忘記了什麼。」露伴開口「就由你來提醒我了。」

「嗯。這是當然的。」

「天氣天氣你看！這邊有一個好漂亮的貝殼喔！」

承太郎和露伴聽到聲音後同時轉向後方。

「我們現在是來找核心和替身使者的。」

「核心？？喔喔喔對了，謝謝你，天氣。」

「你說我叫什麼來著？」

「承太郎。」露伴搶先開口「看來我們找到了呢，大概是徐倫的朋友。」

「嗯，去跟他們會合吧。」

隨後露伴也使用天堂之門把與承太郎相同的指令寫在了他們身上。

C4安吉

「Boss，機器準備好了。要逆行了嗎？」米斯達開門時，眼見兩位客人已經癱軟在沙發椅上，鄭重吩咐屬下將客人暫時看管好。

「有勞你了米斯達。」兩人走進一道暗門，盡頭是一台巨大的機器，隔著玻璃可以看見喬魯諾從另一邊出來的身影。確認過自己能在另一個時間流動方向安全出現後，喬魯諾和米斯達交換了一個眼神就走進了機器裏，待喬魯諾走到了另一邊，眨了眨眼的工夫，喬魯諾就再次出現，從另一邊走進機器裡回到這邊。

「解決了。」

「以防萬一要去看看囚犯的狀況嗎？」

「不用了，反正他在出手之前已經被黃鎮打中了。」見承太郎和露伴還在沙發椅上，喬魯諾和米斯達坐下，與波魯那雷夫閒聊起來。

「喬魯諾，這趟回去還順利吧？你的療傷方法，就是再凶險的戰鬥，事後也看不出來啊。」波魯那雷夫從烏龜上的鑰匙裏冒出，看著毫髮無傷的年輕教父，並沒有放下心來。

「只是一個因為撞到頭失憶後被騙的人，想起來後怨恨不已又不懂復仇，陰差陽錯覺醒了替身，就有了這樣對復仇毫無用處的能力。我逆行回去找到他的時候跟著他一小段時間看到的，不是什麼有價值的人，就沒有留下了。」時間逆行的痛苦對於喬魯諾而言不算什麼，途中受傷也能用替身做出組織復原，但他總不會和自己的身體過不去。隨意解釋了一下情況，抿了一口熱騰騰的紅茶，喬魯諾小憩起來。

「波魯那雷夫先生，我去處理SPW財團來的研究員。」

「不好意思米斯達先生，你看這個……」

看到屬下遞過來的薄毯，米斯達才反應過來披在喬魯諾身上。在那九天之後，大男孩似的米斯達躍然成為熱情的第二把交椅，黑幫事務處理得越發熟練，在照顧Boss這種細節上卻還是缺了根筋。

「把我也帶上吧。」早已習慣被人捧著到處走，波魯那雷夫回頭看了看仍癱軟在沙發椅上的承太郎，大門在米斯達身後關上。

喬魯諾醒來時，SPW財團的研究人員已經帶著滿心的疑惑和空白的囚犯研究紀錄離開了。隨手解除黃鎮，兩人很快就恢復了平常的狀態。

「這是，解決了？」承太郎揉揉眉間，看向座位上的喬魯諾。

「對，不知道兩位在那裡經歷了什麼，替身使者直接消失了。」低垂眼眸品著杯中的紅茶，在那逆行的時間裏發生的事，如同溫熱的紅茶被喬魯諾吞了下去。

「有趣，承太郎先生，我可以用天堂之門再看嗎？」

「你有徵求我同意的意思嗎？」

「沒有啊！」

夕陽餘暉暖暖地照在兩人身上，添上一層溫暖的光暈，喬魯諾逐漸被影子籠罩，輕輕舉手止住屬下想要開燈的動作，在黑暗之中勾起嘴角。

無論發生了什麼，都過去了。